穿越海峡的散文

叶永烈

初秋时分，台湾散文女作家简媜跨过海峡，在上海为她的新书《我为你洒下月光》举行发布会，邀请我作为嘉宾与她对谈。

简媜的作品引起我的关注，说来很偶然。那是在2014年10月，我在台北出席第十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。在台北世贸一馆A区，我是上午讲座，而下午的讲座者便是简媜。虽然当时我们未曾谋面，但是我在书店见到一本赭红色封面的书，印着《水问》两个大字，署名简媜。我注意到版权页上标明，这本书在1985年2月由台湾洪范书店初版，已经重印了25次。散文集跟诗集一样，很难进入畅销书的行列。简媜的这本散文集能够在台湾重印这么多次，足以表明简媜的书广受读者欢迎。我随即买了一本。

我细细阅读《水问》，方知这是简媜的第一本书。书中的作品是她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念书时写的。平常稀松、司空见惯的树、花、风、雾、水，在这位小女生的笔下，出神入化，另眼观察，竟然写出人所不知、不觉、不察、不悟的境界。不论是书中的《花诰》、《水经》，还是《碎词》、《化音》，都是那样的别致，那样的优雅。

大约出于对简媜散文的喜爱，2016年我在创作长篇小说《海峡柔情》时，写及主人公姜伯伦在台北书房里读简媜的《水问》，写及简媜散文对于他的人生的启示。《海峡柔情》出版之后，引起简媜著作出版方的注意，于是就促成了我与简媜的见面。

简媜一头灰白的头发，听其自然而并不染发，虽说她只有56岁而已，既不描眉也不涂脂，在黑色长袖衣服之外套了一件红色马甲，显得大方而又朴实。她说话细声细语，但是一开口讲座，那富有文采而又有条理的语言，如同一股清流，汩汩而出，一下子就流进众多听众的心田。

我们的谈话从她的姓名说起。她原名简敏媜，后来去掉敏字，显得简洁而典雅。我对她说，简姓很少，而媜字则在大陆的《新华字典》里没有，在《康熙字典》里才有。媜字的原意是“古女子人名用字”，诸如明朝公主朱禄媜。如今虽然也有人用媜字，但是极少，正因为这样，简媜这名字具有唯一性。她听罢笑了。

人们常常悔其少作。然而简媜却说，她后来写不出像《水问》那样富有青春气息的作品，“像每一滴酒回不了最初的葡萄，我回不了年少。”创作需要才华。《水问》显示了这位大学生的散文才华。她竟然从此一发不可收，把三十个春秋奉献给了这单一的文学品种，至今已经出版二十多种散文集。

简媜有着恬静的性情与出尘的思想，总是擅长从极其细微的事物，悟出别人想不到的哲理，真可谓“人人眼中有，个个笔下无”。她的许多散文属于哲理散文。她的语言如诗，折射出她的人格诗意，因此她的不少散文也可以说是散文诗。给我印象最深的，是她不同于众的遣字造句。诸如：“谁逃得过时间之蹄而不苍老？谁躲得过现实的棰而不折骨？没有。没有。”“深情即是一桩悲剧，必得以死来句读。”“让野风吹拂，雷雨浸润，看着它恣意抽长，直到承受不了，一把剪去满头的思念，然后在日渐冷清的年华里，看它重新纠缠。”

我看到她随身带着笔记本。她说，有所思，有所见，就随手写下。她也用电脑，但是用笔写作，仿佛更能找到灵感。她的文字千锤百炼，看得出是经过反复打磨而出的精品，以工匠精神一、两年才磨出一本二十多万字的散文集。她赋予每本散文集一个主题，不论是《女儿红》《私房书》，也不论是《下午茶》《密密语》。她写的是隽永的爱情、青春、人生、生命，所以她的每一本散文集，不光在台湾用繁体字排印，而且都能穿越海峡，在大陆用简体字出版，这样的台湾作家是不多见的。由于作品畅销，她竟然以写作为业，这在台湾也是不多见的。她的作品在大陆也很畅销，她拥有众多的“媜粉”，甚至被誉为台湾的“散文女神”。在签名售书时，我看到读者排起了长蛇队，其中尤以二十岁上下的都市知识女性为多。

“濡墨的笔干了又湿，抬头读一读夜空，月又走了一寸。”愿简媜的笔常湿，随着月光的移动，写出更多的“简式散文”。

出城，进城

孙道荣

长假的最后一天，下午，从上海回杭州。

出上海时，已近黄昏，沪闵高架上，往西也就是出城的方向，车不多，一路畅通。而与之相向的进城的车辆，却堵得非常厉害，只能像蜗牛一样蛇行。出城能这么方便，是我们所没有想到的。瞥一眼对向车道上的“蜗牛”们，心里不由充满了同情，也暗自庆幸，甚至有一点小小的得意，堵得那么实，多憋屈啊，瞧瞧我们，一点不堵，多么幸运。这时候，进城的车辆，大多是家在上海的，从外地游玩之后，赶回家的。而我们这些来上海游玩的外地人，此刻却正好出城，奔向远处各自的家。路通畅，心也顺畅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我们就到了杭州地界。出高速，上了中河高架。这条高架贯穿杭州南北，是进出杭州最重要的一个通道。太阳落山了，灯火亮起来了，我们的家，就散落在高架下面的某个地方。想着很快就能到家，心中暖暖的。

可是，车却忽然不动了，堵车了！探出窗外，前面堵得一眼看不到头，身后，也很快堵牢了。

打电话告诉家里，放心，已经回杭州了，堵在高架上呢。

像“蜗牛”一样，缓缓地移动。

无意间看到高架的另一侧，出城的方向，车辆不多，通畅，一辆辆车“呼呼”地一闪而过，让人无比羡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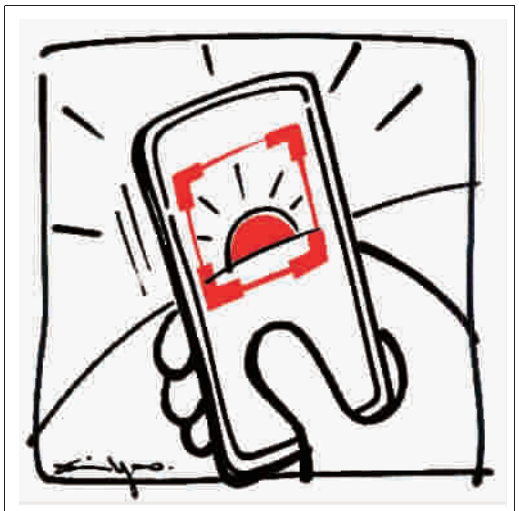
同车的朋友说，我看了看，大多是外地车辆，是国庆长假来杭州游玩的，就像我们去上海一样。此刻，他们正离开杭州，奔向远方的家呢。

打开收音机，交通台不停地提醒司机们，哪里堵了，哪个方向堵了。我听出来了，基本上，每一个进城口，都堵得很厉害，而出城的方向，大多通畅。

平时堵车很窝心，不过，此刻，我反而很平静。家就近在眼前了，我们回来了，有什么可焦急的呢。而对向车道上的车，他们的家，大多在外地，在远方，他们回家的路途，还很遥远，那就让他们快一点，再快一点吧。

在每个城市的进出口，都能看到这一幕。出城，是为了回家；进城，也是为了回家。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，行驶在路上的，其实都是奔走在各自回家的路上。而只要是回家的路，无论堵与不堵，无论多么漫长，都是可以忍耐的，心中充满了温暖的力量。

边看边聊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便捷生活，从“扫”开始。

我的大哥韩澄

韩硕

我家是个大家庭，众多兄弟姐妹中，韩澄排行老大，我是老十。父亲早逝，长兄为父，我们几个小兄妹一直对他尊重有加，直到后来各自的额头上也爬上了皱纹，才对他“放肆”起来。大哥和善，为人忠厚，生性较木讷、内向，不喜欢随便交友，而习惯自由地驰骋在自己的一片天地里。

我小时候对大哥的印象是每年春节前夕，已经深夜了，他的大嗓门突然冒出来，我们被吵醒后，总能够看到他左手鸡右手鸭、一脸兴高采烈的样子。大哥少小离家，早早地独自去了杭州工作，只有在这传统的辞旧迎新之际才能回到上海的家，他在家的时候，原本恬静的石库门里充斥着他那中气十足的声音。这是一年里全家人最高兴的日子。我对大哥的大部分认识都来源于如此时候。

我十一岁那年，考上浙江美术学院附中，在西湖边度过了两年美丽的学校生活，也让我和大哥的距离拉近了很多。那时，每个周末我都能和他在一起，有时在他家过上一天，有时他来学校看我，我们一同在校园或者西湖边散步。大哥话不多，问问我学习情况，关照一些该注意的事，常常话说完了，就默默地在青石板上踱步。后来回想起来，此情此景虽然平常，可其中的手足之情却让人终身难忘。

大哥小时候没进过学校，由父亲亲自教他读书、画画。父亲非常严格，他因此打下了较好的绘画基础。后来大哥工作了，从事美术设计工作，但他一直喜欢画画，所以一直没有间断过绘画学习和创作。

退休之后，他有大量时间实现自己的绘画梦，于是更加努力刻苦地把时间和精力投入作画中。大哥的人物画，注重写实，一笔一画，中规中矩。画如其人，体现在大哥身上，非常贴切，性格耿直的他在画中充分流露出平和朴实、不事浮华、不假巧饰的特点，然而他对于画中人物的眼神、表情、身姿、手势的刻画，却是一丝不苟、细心塑造。虽说是写实之作，但通过对形象的准确描绘来反映其生动丰富的精神世界，正符合了中国人物画“以形写神”的优秀传统。

除了绘画，大哥还爱戏，简直就是个“戏痴”。他平时不多说话，但一旦遇到戏迷知己，则绘声绘色，又唱又白，让旁人感觉津津乐道、神采飞扬，好像美食家尝美食一般，“味道好极了”。正因为此，大哥的人物画中相当一部分是画戏的。多年里，他勤奋作画，加上自身对京剧艺术的热爱和独特感悟，因此在戏剧人物画上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。

大哥在八十多岁时，依然存有一颗非常年轻的心，他从不感觉自己老，常常对新的形式跃跃欲试，深入探索和研究。对他来说新的生活永远都是刚刚开始。

巧联姓字取名

周本清

父母都希望为孩子取一个美丽而寓意深刻的名字，不少人为此绞尽脑汁，甚至不惜重金聘请“取名大师”，而结果多半不尽如人意。笔者曾为几个小孩取过名，也留意过同学、同事和朋友为子女取的名，有一点心得：有时巧联姓字取名可收到奇效。

同事小许得子，要我取名。我深知取名不易，于是我先与小许达成共识：宜取双名，因为单名者多同名；不用冷僻字；不赶时髦，但要有寓意，含蓄最好。我当场来了灵感：“就叫‘一诺’吧，‘许一诺’，答应人家的一句诺言，务要兑现！”一向守信用的小许听后连声说“好”。现在许一诺已是名牌中学的高中生了。

学生小叶，字画俱佳。得子后即喜冲冲打电话给我：“求恩师赐名！”我连说“不敢当”，但还是想了一个晚上，拟了“飞舟”，供小叶参考。“太好了！一叶飞舟，多有诗情画意，真是神来之笔、神赐之名啊。谢谢恩师！”

我儿子出生时正值粉碎“四人帮”不久，经过再三再四斟酌，为他取名“云开”。云开日出，晴空万里，表达了我这个小知识分子的欢呼雀跃之情。敝姓“周”字也派上了用场：周，周围、四周也。“周云开”，原先密布的阴云一消而散，该是何等欣喜！

同事小何，生性淡泊，他为女儿取名“心远”。窃以为此名取得极好。“心远地自偏”是陶渊明名句，心远，即远离贪欲杂念，精神超脱。何心远，内心何等洁净，远离一切诱惑。孩子的祖父文化程度不高，问小何：“为什么取名‘心远’呢？不如叫‘心近’，一家人就要心与心贴近啊。”经小何一番解释，老何才豁然开朗：“想不到我孙女的名字竟反映古代大诗人的理想，笔画又少，还叫得响，太好了！”

另一同事小金，没有给儿子取名“金鑫”、“金百万”一类世俗味太浓的名字，也避开“金悦来”、“金不换”等似雅实俗之名，而拟定为“金石声”。“掷地作金石声”，真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好名字。

巧联姓字取名，不仅能寄托孩子父母的志趣、爱好和希望，而且姓和名珠联璧合，天衣无缝。一点小经验，不知是否可供诸位准父母参考？

对话二则

红萍

超市的花草区。一家三口，母亲矮小个子。父亲中等个子。儿子高大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黑。看他们的肤色，就知道是长年在户外劳作的人。

母亲说：“这个好看，花盆像个杯子，里面种的是什么？”

儿子说：“看看杯子上写的什么。哦，是虎皮兰。好看，就买一盆。”

父亲说：“买一盆嘛。”

母亲说：“这个仙人球也好看。”

儿子说：“好看，就买一盆。”

父亲说：“买一盆嘛。”

于是，父亲捧起一盆仙人球。儿子捧起一盆虎皮兰。小巧、精致、碧绿的两株植物，与他们粗糙的手形成强烈的对比。

超市的水果区。苹果摊前。一对看上去白白净净、斯斯文文的中年夫妻。

男人说：“你喜欢吃苹果，买点苹果吧。”

女人说：“这个太贵，要九块多。还是买那边三块多的吧。”

男人说：“不要紧的，就买这个好一点的。”

女人说：“太贵了，那就少买几只吧。”

男人说：“你喜欢吃，就多买些吧。别的买不起，苹果还是买得起的。”

这样平淡的对话，实在比毫无用处的山盟海誓更动听。

叶尖那滴水

赵韩德

七夕会

椭圆形碧绿的叶，尖上忽然含了一滴晶莹的水珠。这可是在罕见的连续高温天里啊！早上，红木竹节花架上的一盆水养绿萝，叶尖尖上刺眼的透亮，如缀钻粒，给我一阵惊喜。

我是个疏懒的人，很喜欢绿叶。动迁之前，老家有一架葡萄，绿满天井。现在的住家只有小小的内阳台。既然不善于侍弄花草，就挑最简单的——水养植物。比如龟背竹，滴水观音，绿萝等等，别有意趣。

一直喜欢清代大书家何绍基的字，随之也跟着喜欢他的兴趣。先生有联曰：

“楮茧静摹新获帖，胆瓶闲浸欲开花。”

于是思量起寻觅“胆瓶”，以安置龟背竹。到花鸟市场转悠了好久，终于觅得一个玻璃胆瓶。这瓶是老板的久藏之物，晶莹剔透亮眼，不下于波西米亚风格的玻璃制品。厚重，简洁，明快。老板见我来来回回地转悠就是样样看不上，最后取出了这个胆瓶。

龟背竹，名字起得妙。枝叶深绿沉稳厚道，那绿色透出一种古意的宁静，有青铜鼎彝的味道。灯下，我坐在椅子上，久久打量它，龟背。想起一句非常有趣的古诗，常会笑出声来：

“我龟既厌，不我告犹。”（我的龟都厌倦了，不肯告诉我它卜得的计谋。《诗·小雅·小旻》）实在是生动。

龟背竹也有调皮的时候。其实它并不只是爱阴凉，它也喜欢阳光，尤其在冬天。它会朝来光的那面一个劲儿地伸展叶子，直至把自己弄出黄山迎客松的姿态。意思是，快将它摆到阳光下去。

雅玩

此晨蓦然发现花架上的绿萝滴水。这盆绿萝不容易。

绿萝是在买龟背竹的时候老板送的，不要钱。正因为不要钱，这绿萝的地位当时就像菜场上买了菜，摊贩附带送的几根葱。几根葱般的绿萝，像一撮黄豆芽。不过虽是鸡肋，我也宝贝似的带回家。

家主婆见了，小心捧过。找个合适的小瓶子，把豆芽绿萝竖放了，加水，事先滴入营养液，放在有光线却并不强烈的地方，主要是钢琴上。好长一段时间，豆芽绿萝总是呈豆芽状，几片薄薄的叶子趴在瓶口，有气无力。又不敢多滴营养液，也不敢多晒阳光，连换水的间隔天数，也几番斟酌。

终于有一天，家主婆认为让绿萝老是这样在瓶里站着太累，这是问题的根本。柔弱的绿萝应该“躺在沙发上”休养。于是，我书桌上一个非常漂亮的黄黑雨点彩釉扁水盂被她看中了。她在水盂里铺一层雨花石，注半盂清水，几滴营养液，绿萝就舒服地半躺着，叶儿像头颈，靠在水盂边上，真是舒坦极了。

绿萝渐渐摆脱了豆芽气息，枝条好像打了气，圆润起来。叶子颜色加深。头颈（叶）不再靠着了，而开始用背（茎）靠着水盂沿口。叶子大了，多了，一叶叶地探头举手，神气了。我们看到，好开心。

想不到它竟会在今年这个最热的大暑天，喜盈盈地滴出钻粒般的水珠儿。

叶尖上的那滴水，是叶的眼睛，绿萝的眉眼。其实植物和天地万物一样，你善待它，它自会欣喜。它不会发声，亦无需发声，它的眼泪，便是表示。